





公羊義疏四之七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疏校勘記云須朐唐石經

作句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作句者省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朐與公羊同師古

曰須朐邾邑朐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冤句師古曰

句音劬薛宣傳為宛句令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

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

又北徑須朐城西城臨濟水故須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

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

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

以為縣馬氏宗璉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

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即須朐也後乃遷都須昌耳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

魯地玉篇邾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于升鄆按

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

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

者也不言其文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內外俱

不言主名蓋為內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僧一行合朔議

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

所赴也按己巳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襄

字記鄆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

德府拓城縣北二十里金史地理志拓城縣有泓水即渙

水支流也

宋師敗績疏穀梁傳曰眾敗而身傷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

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乎師也即成十

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

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

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

鼓軍前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

敗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

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師

不言公乎春秋責備戰而惡詐戰以為彼善于此者正以

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以詐為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注据奚之戰不言朔疏注据奚至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朔

日也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

疏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救邢城衛再言齊師宋師又

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

繁露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焉者也

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

期約也
注水北曰陽。闕文

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疏闕

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注迨及疏復白也左傳曰

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穀梁傳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寡鼓險而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

慶信云子反當為子夷即子魚也注迨及。爾雅釋言文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穀梁傳曰君子不推

出注須其出險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為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為

國喻編弱疏注我前至編弱。謂二十一年會霍執宋公

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舅犯曰

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為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

間曰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

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

謂宋幾為楚所喪失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

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何異正以

上年霍盟後為楚所敗君執國圍幾乎亡覆此衰弱之後

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為善述聞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

增幾為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矣按何氏以幾為楚所喪

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

詩之子遺耳

寡人不忍行也疏左傳公曰不可
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
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疏左傳曰既
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
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注列

陳

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

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

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痍例斥宋公敗績者為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

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醕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

疏繁露俞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

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禮讓也淮南子秦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教文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為說

注言朔至。盜鉄論二誅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

國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不鼓不成列子魚曰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馬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儵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日事運翔曰翔非公羊義

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卓侷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為此卓侷賢君無賢臣為之繼故也通義云司

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二舍明其禮也不窮不
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
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為乘車
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
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為其所嚮
慕則王者之用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
陵之役有王事焉而抑宋則是先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
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
之所以為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責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
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以變習俗而成
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
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
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眾惡之
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

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
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
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

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刺
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
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
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者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劉氏
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
後人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狡命
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
宜其為禽也膏肓以為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拘於
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劉氏逢祿評之曰讖違
經義安可從也即謂攷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
致鄭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
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此王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
伐之法不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
隘不傷二毛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
所云君子不迫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典也周之
正朔改自文王周之兵典亦初自文王故詩頌維清奏象
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
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朔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
襄以守禮為楚所傷七月而死以曹殺大夫之不死曹君
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桓

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之襄公以不教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為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其行師也則必為襄公之所為焉爾楚莊泌之戰還師而佚晉冠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險阨既敗之冠而襄公不以險阨逆師之冠其心尤為磊落光明矣責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

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間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必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周壘而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

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冠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為舟師伐吳始有水戰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疏穀梁緡作閔緡閔同音段郡東緡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是杜云緡宋邑襄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

古緡國昭四年左傳曰椒舉曰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即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過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疏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

注重故至創矣。通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俞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為固古字通也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証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証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

園何疆也解詰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園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

注襄公至仁也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園何也不正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故以為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日二

宋世家作茲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

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

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

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疏注盈滿至辭也詩名

盈滿也廣雅釋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為諱背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盟曹南二十一會霍見執楚獻投戰泓無不為宋襄諱無非為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為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非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責備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教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與伯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識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之未陳而擊之交鄰而當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不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郵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

不取經義述間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
觀敵為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
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
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予
之以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
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
為襄公諱也彼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
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
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
以襄公背殯故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
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
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温之會有陳子而欵朔亦再世
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
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為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
讀之非也
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杵臼也
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
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處臼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
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為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

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

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

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

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

例也疏注卒者至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

其卒為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所傳聞世小國之卒未

合書見故解之
注始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

注卒獨至死位○即上十四年傳云曷為城杞滅也孰滅
之蓋徐莒脅之責其不能死位者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
為徐莒國矣

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為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
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子上十七年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為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為新周故曰不明然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所黜已降稱伯故此止可以一等貶之也繁露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者見殊之小國也明與諸小國殊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為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曰到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之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明杞為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宋故黜杞為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子貶而貶之也
注又以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攷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尚公也罪惡足以絕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

他親為始封之君上承其王者之祀所謂有誅無絕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周以周公之故等魯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但誅責不絕去其爵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
注不名至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日不卒葬所傳聞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書曰子杞夷也彼疏引膏肓難之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即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証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為大國也春秋故即小國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水經注河水篇記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賦所謂步記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

館是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記鄭為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汜水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

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

疏漢書終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故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也

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

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疏義述間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猶也安遠方之國順也其近者與如古字通是能為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爾能與而古字通象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

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也相近古者謂相善為相能康

誥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

能其大夫以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

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

公羊言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

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

注不能至出也。周本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

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汜漢書杜鄴

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

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未可全以為罪公羊謂不

能乎母當別有謂霍光傳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

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嚴助傳助上書稱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禮記云天子不言出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名皆大惡故書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古經引鉤命訣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字入北斗御覽引作暫入斗七其度新語無為云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鹽鉄論孝養云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其母

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
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華云出天王不為不尊上穀梁
傳天子無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
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
而列為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
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自毀而後人毀
也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
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
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于周故
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
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
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為春秋
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
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責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
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
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為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
出居者猶公孫於齊居於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
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於鄭者
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於狄泉同義故
晉文定王從事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責戚之卿得易位

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
之門則不懿假堯舜卓溫假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注猶曰是王者

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

供養者與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疏通義云傳稱所聞于

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

能乎母之愛弟即為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

慎言云魯子之言舉天子以微諸侯也人君之責對母之

愛有所滿而憤憤以出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

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

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專寵於子帶失教
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
取諸母之懷而殺之不孝更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
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
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
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為是以書出以絕之實
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

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眾身死

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疏篡故至絕也。舊疏云

去葬以絕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公無立入之文。故

晉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篡明當書葬不葬者

犯天子命與盜國同。為莊六年己書入故為篡明也。然者

葬者臣子之事。篡君本臣子所得共討。今得國而終不與

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

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故解之。上十一年傳注

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

是子見篡逐也。失眾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

侯失民矣。蓋取彼為義。薛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

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弑危

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與晉惠立懷公為後致

為晉文篡逐同。薛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

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包氏慎言云正

十二日。按宜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

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

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

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據楚子滅蕭不名。疏注據楚至不名。宣

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為齊人滅蕭楚滅

隗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滅蕭不

名。豈以其夷略之與。

絕曷為絕之。注據俱滅人。疏關文

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為魯憂內

錄之。疏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

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

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取此為說。

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將刑茅昨祭周公之兄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為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蕭楚之於隗彼雖自為同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罪狀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名自謂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蕭楚滅隗為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為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肇於晉連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癸酉月之

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

大夫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

氏孫以王父字為氏則當字蕩也

其言來逆婦何注據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為殺直

來也注據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

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

來者問為直來乎為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

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日來注直來無事而來

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

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者

無出道也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
穀梁宣十一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公娶齊齊以為兄弟
友之注齊用是以婚姻故還魯田又下三十一冬杞伯
姬來求婦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皆指兄弟為婚姻
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詩小雅伐木兄弟無遠箋兄
弟父之黨母之黨皆稱兄弟詩小雅伐木兄弟無遠箋兄
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為兄弟詩王風葛藟終遠
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袷元注兄弟
主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之子
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為人後者于兄弟
如邦人注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為人後者于兄弟
降一等報于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降
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間遠兄弟之喪奔喪間遠兄
弟之喪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
之也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婚
姻甥舅有親者既夕禮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
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為兄弟亦為
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
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

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為婚兄弟妻
之黨為姻兄弟也俞云二十年部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
兄弟辭也解詁部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
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部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
謂昏姻也何氏此解始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緌來逆
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它國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
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部盛一
律不得輒為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
同
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
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箋有舅
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証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取
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戚故正其姑婦之稱也
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
婦知非無事來也
注主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
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
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
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

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
權也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書者譏
娶母黨也且姑無逆婦之義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
以下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
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即譏娶母黨下三十
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据宋至
成十七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內

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

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

故公族以弱妃黨以強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

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
祖之位尊之也注引何君廢

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鄭釋之

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

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

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其名氏若罪

大夫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

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

位為見讓莊去即位為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劉氏

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

族致刑之義託公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

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
經誼也

注三世至白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茲

甫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

公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

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
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
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
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為一體恭承
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

又譏宋三世內娶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諸侯所
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
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為說後漢
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
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
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
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為後世戒春秋
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議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
常之識其妾生等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為無罪
泄治卻宛甯有罪乎或以為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
三見而三闕也
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無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
為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
小惡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白在
所聞世故於此正其本罪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
縣水經注潁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潁水從西來流注
之潁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

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
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
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
頓為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
以為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
固宜為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
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按穀梁自以納頓為
陳事鄭君特欲為調人耳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即不舉
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
以汝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為此說范氏云
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通
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疏注据楚至侵宋
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

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
一出兵為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

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
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擊者故君不可見擊於臣疏注微

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
衍稱字此本下複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二十八

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
之遂也據左傳為令尹子玉是為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

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歸
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

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
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

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
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爾通義云實兩

事非逆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
明矣

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自圍陳納頓子自納
頓子既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

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眾出奔皆
皆當坐絕則還入為盜國當誅也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

楚歸于衛注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
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為天子

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
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是例也通
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間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

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
注不見至于臣○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
注據下言子糾知非常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然則
此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爵矣今書納頓
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
以名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
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為君見挈于臣與此異
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
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舊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
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
故與歸鄭妻于益同例糾贖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于
衛捷舊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注不月至恩

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

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為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

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

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

疏引服虔云時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

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

稱子踰年稱公故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

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

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

於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

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壻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

為壻說文士部壻女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與士貳

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

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注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壻為外姻故

客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借也今

俗呼壻為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

也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

也。桓十三

也。故解之滅同

也。故也

也。禮記

也。不致也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也。稱子者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遫盟于向疏左穀梁遫作速按速遫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石遫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遫說文糸部速疾也遫籀文从敕是遫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孺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遫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麻宜為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雋弗及疏

左氏作鄒公穀作雋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雋說文邑部雋東海之邑从

邑雋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鄒下大事表云在今秦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鄒齊之附庸紀季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注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鄒為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鄒則鄒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雋下聚在秦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雋公羊左氏或作鄒釋文雋戶圭反又似充反盧氏文昭云本或作雋故有似充一音

其言至雋弗及何注据公追我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

及疏注据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

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

不直言大之者自為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

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

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

疏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襟記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鄂本強作彊

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証弗不云不同矣二字古音亦經庭

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哈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為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切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亞。夫亞字本即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尚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問矣。按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

注言齊至曰侈。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并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為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為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發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鄭傳無之。之詞自為追則善其所郵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害塞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心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

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

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鄆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為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為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雋同。文蓋此為可追而不追。彼為不可進而不進。皆為重民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大戴禮保傳篇盧注齊在魯北。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

疏

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

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

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即位而親任季子季子

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

家安甯季子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

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

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

天下之皆若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為卑辭矣一切經音義

引蒼頡篇曰乞謂行句也行句即求意故為卑辭公子遂

左傳校勘記引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

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曷為以外內同若辭注据春秋尊魯疏成十六年書晉侯使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此為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

注据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反

如齊莒盟之屬皆是

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為與人者重之疏注深為

至重之

下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深責假人者也

曷為重師注据泓之戰不重師疏注据泓至重師見上二

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

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

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

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守

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据以難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

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

而不瑕別外內也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

必勝舊疏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

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梁傳云何重

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

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之質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

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也。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必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漢書趙光國傳：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

注：兵凶至內也。○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駢民於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蓋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倏仰之間耳。

注：稱師至名也。○闕文。

注：乞例時也。○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用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

者，舉滅為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

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左氏穀梁隗作愛，隗隗同

水篇又東過，神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

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即愛，歸鄉蓋愛鄉

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愛，為楚附

庸後，王命為愛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

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經愛城南，跨踞川阜，周迴一里，百

一十八步，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

巫城，後疾移此，蓋愛徙也。春秋楚子至滅愛，服虔曰：在巫

之陽，神歸歸鄉矣。杜云：愛楚同姓，國今建平，稱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云：今湖廣宜易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愛子城，為楚所分之愛國。熊摯之後，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愛子國，尚書中侯伯禹

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歸讀曰愛，方輿紀要云：愛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愛。

注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
注不言至為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為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為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蕭。傳曷為不言蕭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為不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
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是誅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子。與何誅之類。一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有誅責。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為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間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為絕。今此云不名為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為楚所獲。春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名。蔡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兼當所

見之世為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婁子以起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間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

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

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

故從楚文。疏。穀梁。緡作閔。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

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

注時以至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甚為害。幾

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馭民而

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與

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宋師。是不仁之甚也。注稱人至稱師。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閔監毛本誤也。鄂本。閔作得。當據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

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板前得書大夫者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据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据彼說

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羊義疏四之八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

上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

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故此以為行公意也注以已從人曰

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

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

者固非眾人之所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

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据伐邾婁取叢不致

疏注据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

明得得意矣書致伐故据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

疏謂雖取穀有危不

義述間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
淫詞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
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
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為計之得也
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
此又云言未為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為得意於取穀則於
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據莊六年不得意致
伐為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遂為
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為未得乎取穀注據俱取邑疏闕文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

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

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盟踐
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
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
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
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
齊疑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成衛等也穀梁
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
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
邾繫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
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
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
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
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害之意也按不告疑不善之誤
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
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生平之道者則
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
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
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
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

入之疏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鄂本

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

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

杞子卒者以微弱為徐嘗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

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

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

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

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

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

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

云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慎言

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為六日

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

春秋於入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為

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

序諸侯之上疏闕文

貶疏杜云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

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既云楚主兵赴告之

體可稱其君微者與

曷為貶注据圍鄭不貶疏注据圍鄭不貶。下三十年晉人

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

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
今復圍犯宋故敗因以見義終僖之篇敗者言君子和平
人當終身保也疏注古者至故罪。惠氏士奇禮說云終
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
二千石以會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相
犯復故辜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
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
猶今二千石以會解仇怨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
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
之也王褒集傳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會解
之會者漢會有和難之條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
人雖殺傷雖已和解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復後怨深前
至於滅戶珍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必勉而行之此為
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會若已伏官誅
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
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云舊會先鄭移
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會甲文引以為說與

注楚前至見義。即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
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釋之者此其釋之
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是也通義
云傳緣入文之篇鬯即見弒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
其實乃終鬯之世敗耳此與鞏傳云終隱之篇敗文同而
義異何者鞏有罪於隱鬯非有罪於僖也何氏之說今故
未取知不然者傳即專言終鬯之世敗何必不言終鬯之
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
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為得罪於王法故云終僖之篇敗
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
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彼注
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
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晉文為賢伯故譏諸侯不
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据而當敗之耶彼
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泖
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
信曲屈直猶不可况乃華夏乎楚以無義見則諸侯之
不從不待賤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
而信其屈賤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被注正用此
傳為執宋公賤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
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注言君至保也。闕文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

為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矣而公釋之見矣疏包

慎言云十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

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用此注為說也左氏以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曷為再言晉侯注据楚

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注据楚至楚

十五年彼傳云兩之也是亦兩事也

非兩之也疏

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有兩伐之意矣

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据侵蔡遂伐楚言遂疏注据侵至言遂

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

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

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追故

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

公伐齊月此不用者晉文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

求於諸侯疏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

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

而東水經注河水又東經燕縣故城北則有津水自北來
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
曹曹在縣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
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
注曹有至塞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
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壘同此本進誤追今據諸
本訂正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
伯功壘塞也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
言遂前事未既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為侵曹出
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
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既侵曹還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
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言征者上討下之辭謂伐而正之
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
注宋襄至美也。上十九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是
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遽著求諸侯未
得為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疏左傳殺子釁以說焉蓋名買字釁

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即往當言成

衛不卒疏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
也指此蓋鐵論脩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成明實
不可使往諱為不卒成辭

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注據言成衛行文疏注據言至行
欲言實成乃有不卒成之文欲言不成而經書成衛以成
衛為行文

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

明臣不得壘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
明公意也欲成衛焉

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
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成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
尅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成
臣於君有替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成
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釁以說焉告楚人曰不

卒成也以買實成衛孔氏猶依違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乖殺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

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

子買但言不卒成刺之者起為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

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說文刀部刺君殺大

注刺直傷也當為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別一義周禮司

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

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

夫書殺於內殺大夫皆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

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蓋對文異散則通

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也諱

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

注有罪至刺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

無罪也舊疏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

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

於其君者似不必請之天子矣

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偃同所刺

事不明故言不卒成刺之明其為上事也著有罪也

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日即此文是無罪日者

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

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成衛為黨楚背晉明矣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

界者何與也其言界宋人何注据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

尚非從實也亦通

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書夏下三

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歸罪于買而殺之儻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成為內辭傳順

經諱文解詁以為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

尚非從實也亦通

師疏穀梁傳云昇與也杜云昇與也襄二年左傳烝昇祖
師疏妣注昇與也爾雅釋詁昇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
云昇之為言與也說下部昇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
注据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昇宋人故難之
也

與使聽之也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人欲討楚

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

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疏注時天至治之劉氏解

師不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

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為伯討張義以殷彝蔽其罪愈於

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

注宋稱至共之闕文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注曹伯

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

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

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人伯討不坐獲者故

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疏注曹伯至是

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

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以

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

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

刻下民不得其所

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即堯典云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親議賢之辟是
也著其甚惡即執而言昇宋人使治其罪是也
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晉文書
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舉君獲為重書
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是其坐獲之例也晉文

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責曹伯不死位也
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
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為無義日此為義兵日春秋無違
例也故此為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乙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

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

討衛之立子類是時王命齊侯為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
敗楚于城濮即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
城紀要云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
濮地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注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

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据秦至微者○

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

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
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

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則僖公為所傳聞世

亦不合有大夫唯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

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

也注增培使若得其君以醕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
亦宜增培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醕霸業今稱人似

微者故据以難

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也疏通義云子玉者得

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

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詰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

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

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為德古字得與德通
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
玉而賤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
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注据屈
○見上四年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按左傳得臣氏成

貶曷為貶注据据邲之戰林父不貶疏注据邲至不貶。即帥師及楚子戰于貶是也

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

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

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疆所遭遇異疏注臣無至正也

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

絕正之者彼為善楚子不與晉特出荀林父主名專見其

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

張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

注秦稱至進之。秦於所傳間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

比於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邲

妻于克瑣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

誓若秦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為周之

亂臣也

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

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

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

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

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

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為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

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

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

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

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注楚無至

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

書屈完同義皆為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

名故其殺著之

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作

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

圍陳滅夔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云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罰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

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

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此也

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

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

注不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訛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

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少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土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八日杜云踐土鄭

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台去衛雍三十餘里滎澤今屬開

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

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

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是衡雍為鄭地在河南踐土

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

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此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曹至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

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注說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為本期而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侯注刺陳至後會。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監毛本岐作岐下並同按作岐是也杜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為無危也晉文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譎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譎者正以孔子謂之譎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衛稱至之意。舊疏云衛侯為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即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即位之心故也無即位之心即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般卒子卒子野卒傳二十五年年衛子伋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為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為人後者即為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世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為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自處蓋叔武不欲即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閏本誤如在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役也按陳自齊桓設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于田云獻

之行在所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因

建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

氏奇巖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

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

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

而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

言公則諸侯可知耳是也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注據三月公如京師疏注據三至京師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為不言天子在是注據狩于河陽

疏注據狩于河陽。即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曰天子曰

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

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

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

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疏注時晉至其義

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

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

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叙事較略又以兩事為一何

氏蓋本之春秋緯文也通義云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

天子為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

臣名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繁

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也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

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

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饗國之時

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

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

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

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

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

羊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良是踐土鄭地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名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為溫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不書外小惡不書是也則朝于王所非正時時勢不得不然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就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言朝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天王不正今此經不言天亦見君臣正為見文公之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典禮常名也觀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為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為善不賞為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會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下卒出也疏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為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今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書自楚為天子諱也衛侯以

王事得罪為晉文所逐合絕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
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下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為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

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為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為齊桓

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

經諸本款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為諱

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溫之致

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今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

伯者之意不見故為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

為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為

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疆故不為桓諱

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為宋襄諱者為後有憂中國尊周

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為襄

公諱知不為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為盈諱解為

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為褒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

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為諱也注卒不至於楚。大國之卒例皆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

見上月為此出也岐本有作岐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

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為文公諱去葬篡尚
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
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冠在宣之二十一年四
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禦冠之殺宣公為之無為責款
以篡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疏杜云莊公女歸甯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

溫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
者之會非公所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
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
矣按齊方晉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
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

南為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
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河
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臣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
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
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
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
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為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
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即
古孟津溫為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
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啓南陽是也由孟津
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狩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

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
年一巡守釋文守乎又反本又作狩左傳釋文云狩本又
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與
陸氏所見本同古文多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据常事也疏注据常事也。張氏尚瑗

以狩為時田而後儒多指為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
每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

不與再致天子也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

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疏左傳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
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
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皆同史
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名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

名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又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
襄王狩于河陽于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
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
踐土事在上此為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土亦實召王也
左傳於踐土無召王之事實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謂襄王
間晉戰勝自往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
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
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
致言狩春秋之不誅辭也家語 篇子貢問曰晉文召
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
臣名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
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
若晉文召見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為其
詞逆而意順

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為諱故著言天
子在是然不可以作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詞焉公羊古義
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
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
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正君

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温近狩地故可

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

是疏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温在圻內較

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温在河北已越近郊尚是

圻內故為近杜以為晉地非

注公以至說是。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

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也子也故言上

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故据以言穀梁傳其日以其再致

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据上朝不日疏闕文
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

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疏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

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慕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為危加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為危

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

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

終閏恒在十有二月屬上十二月無事故不繫日矣按穀

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自失

其所繫也以為晉文之行事為已值矣此何氏所本故范

氏注云以臣台君例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

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為內錄故但書穀梁傳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

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

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疏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

後磨改作討按下文云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矣

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則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為是不得據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

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

天子故言已可知

疏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為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

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為伯討矣無罪而
執人當貶稱人疏注未得曰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
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為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
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者不能知也
注分別至于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于歸于故也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或作歸于
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歸于者
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
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
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
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寶危且急矣焉可謂之
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
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
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
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
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

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皆必斷之天子也
注大惡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鈇然後殺則賜鈇鈇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
鈇鈇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
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為伯討此衛侯
有罪故也
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之屬
是也
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書疏注據殺
。通義云難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何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疏闕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
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
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疏言若叔武辭
則必立其他

未必能讓國於成令其得反

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為是

郊特牲於其質也即為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即

始為不可也注故上稱子。闕文

然後為踐土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會白王者

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為叔武諱殺者明叔

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為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

重衛侯之無道疏通義云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

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

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即訟也經義述聞

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

界者即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詩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

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訟理為治訟亦曰辭訟小

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

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

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段借

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

不見諒於君兄反為所殺若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緣叔

武心而為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

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

咺走而出疏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叔武又曰公子欲

駢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

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

武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注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

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為

注此以至問之。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

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聞其貶者正以言歸之

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為故聞

其稱人之義

貶曷為貶注据地罪不見疏通義云天子雖罪之不得為伯

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詞前過無禮及不殺宋

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使人兄弟相疑注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注春秋

襄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

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文公但

知惡衛侯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難全

兄弟之所以致疑也

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

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疏通義云放者

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

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

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

注文公至禍也。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

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為

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

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

放字義合

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

伯討者殊

注主書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之事

也今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

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
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
疏注有力至以歸。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
疏注方難至發問。舊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
非其義故執不知問

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注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
元咺詐執之怪詐其君而助之疏注上元至助之。通義
按何義未明傳義當如何解

為叔武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為叔武爭詐以為忠
於已而助之雖然臣無詐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恃君臣之
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

恥之使若無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
剛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室元咺歸于衛是為叔武爭文公助之之事也
注臣無至人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詐君
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意矣今律有干名
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
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
注言復至無罪。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為
無罪而書復歸故解之通義云謹案元咺詐君而言復歸
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
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
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諸侯遂圍許疏穀梁傳遂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
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無事

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
伐也霸兵不用者刺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
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注曹伯至當見
校勘記云浦
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
按廿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
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
似為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截為二節故浦氏有
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
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
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
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
而此處著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
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為注在圍許下與元咺無涉且中
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
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
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
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

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
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
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是尚未復國即隨從圍
許故善其能悔也
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
于後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
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
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
月故解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
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
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諸箋云不月者與上壬
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公羊義疏四之九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疏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

府膠州南七十里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徑黔
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
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
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
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

疏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
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

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知此微國故止
名也

何以不言朝

注據諸侯來曰朝

疏注據諸至曰朝隱十一
年傳文

不能乎朝也

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

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注不能至

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

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

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鄭犁來來朝亦未得爵命

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

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為質

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

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哉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

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

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

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

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

霸功之廢於是疏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

大倉西南池水也狄翟字通水經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

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黃色者飛翻冲天白色者止焉

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

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得不得於太倉西

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城北城成周時乃

繞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初入

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為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土

地名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

宏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

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故王遷成周即漢之洛

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為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

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

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

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義則左氏經

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為王子虎下盟列國以墳大

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非也

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為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屬

為孤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
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
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極弊
不能服罪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
信衰誼缺如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
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慢蹇
浸亡通義云皆何以皆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牽涉左氏為
說注月者至於是。舊疏云月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

以為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
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為霰
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
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
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
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為釐

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
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十年殺子赤立宣公按
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
年季秋昭公三年冬至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
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為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
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
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
呂壹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士奇說按此占本
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

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

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
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
復來朝

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
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

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

据歸在下疏闕文

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

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

疏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

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為請晉文

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為之請納至於王與晉

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欵治廛曰苟能納我

吾使爾為卿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

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

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

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

云瑕者以元咺所立不成為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

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据未至而有專殺

之惡與入惡同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

注据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

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

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

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

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為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

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惡矣

曷為歸惡乎元咺注据師還疏注据師還莊八年文彼傳

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

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惡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据

善爾非師之罪也

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

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惡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据

善爾非師之罪也

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

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惡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据

善爾非師之罪也

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

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惡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据

善爾非師之罪也

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

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惡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据

善爾非師之罪也

以難也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注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

咺自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

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

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上二十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

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

君入則已出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疏

注衛侯至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

以為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為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

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

君之義名者為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主

書者名惡當見疏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無惡

子所還為入無惡書復歸也

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慎言云此為懟君者做也君天也

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

元咺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有罪。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

之字此衍按廿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

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

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

為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

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稱人者非伯討据左傳為晉文修不禮之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略之疏上二十九年來稱名

為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今去蕭絕遠，蕞爾微夷，稱師遠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略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邱會同義。疏：義。見上九年。

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為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邱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疏：白虎通爵篇云：爵皆

何春秋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愛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故也。

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

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

重者遂當有本。疏：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為政

速大夫之始，是以謹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為政為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

注：時見至聘晉。釋文：矯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師古曰：矯正也。矯與矯同，其字从手，是矯矯通矯託也。

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故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篇亦云：故君有危

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

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

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
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
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敵
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
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
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
戎四月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
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為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
如與諸侯同文豈得為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
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遂昭公見微知著為萬世戒也穀梁
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為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
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也按何氏此意極為
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為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濟西田疏左傳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

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
春秋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北東流出巨澤其一水
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
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今甄城西南

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於
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
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傅于濟
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
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
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
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璉左傳補
注云水經注河水東徑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
也河水又東徑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城有臺高
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
城北十里經所謂河水也曹與魯境相接在河濟二水
之間今分曹田傅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注以不至叛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
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
月者為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注据取叢言邾婁田也疏注据
取叢

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衍

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疏至差深。

○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為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

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據伐同姓不諱即有兵

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疏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

取須胸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

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闕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

疏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

邑不用師徒日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

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編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為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

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

語晉語云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日取占廣其界日侵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

注據晉還之得為伯。疏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界宋人

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為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諱矣

久也。注魯本為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

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

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闕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

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為文足以相起也解詁箋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鞏戰書取汶陽田亦不取之齊也此重為同姓故為為久之文深諱之深淺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按此為晉侯所班彼為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與此詞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

卜疏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疏禮記曲禮注云求吉不過三魯四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

求吉之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

三卜疏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

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年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

日則得為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上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二月卜吉則為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歲膏育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云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足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

所以避天子也周圓丘之祭在子月故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啓蟄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為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為吉凶蓋即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與然則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為義不相涉也

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為大嘗比四時祭為大故據

之疏御覽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歲膏育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為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

皆無祭不用卜之辭而學記末卜禘不祝學鄭亦不以記
文為誤蓋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
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圜
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
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帝或須卜日耳
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為禘秋祭為嘗祭
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
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
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春秋
無卜文也以禘為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為大祭夏祭
改名禘矣

注禘比禘為大○王制疏云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
大事者何大禘也殷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禘
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
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
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
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
從者以公羊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
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

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禘小爾雅釋天
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為大故禮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
為五年大祭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嘗
謂圓丘大祭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
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
田邑發秋政又中庸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
比禘為大矣文二年傳以大事為禘者以禘亦大祭非必
專以禘為祭之大也舊疏云禘之與禘雖皆大祭但禘及
功臣於禘則否故以禘為大

注嘗比至為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
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禮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
次言禘嘗禘禘同為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禘禘禘同
為四時常祭而嘗大於禘祠烝以秋時百物告成故其祭
較三時為特盛也

卜郊非禮也注天子不卜郊疏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
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及日
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

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
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顧憲之議春秋
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
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丁亦可以
接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
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
不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卜郊何以非禮注據上言三卜禮疏闕文

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

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
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天子之德非正故卜三卜
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
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疏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
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

失禮也郊為周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
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
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御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
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禘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
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
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辛見郊特牲也通
義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鬯謂
之禘又以夏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稷謂之郊禘
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事天之事故
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
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
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氏名
南考証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
為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
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
况他物

注昔成王之德○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
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

路殷之祭天車也孤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
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又祭
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
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
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
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攝天子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
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時成王十歲周書以
武王崩時成王十歲故詩疏引其金縢注云文王十五
攝周公將伐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時成王十歲
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時成王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之異迎周公
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
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十八明年營洛邑六
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二十一馬王肅等以家語
武王崩時成王十歲故詩疏引其金縢注云文王十五

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
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
明年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
管蔡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
邑作康誥名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即位時十三攝
政七年成王年二十子為孔傳同詩鴉傳甯亡二子不可
以毀我周室則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
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明即位時即攝位不必俟東征後
或與王肅等同也王肅亦必有所受或即班固賈逵舊說
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
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論衡篇開匱得
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
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
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
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之動變及更葬
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之動變及更葬
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紀張奐上
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未折樹成
王發書感悟脩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未盡起按書金縢

云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人云昔公勤勞王家惟
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
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
雷金滕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
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
拔乃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
而天立復風雨未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
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怨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
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
於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魯郊成王所
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尚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
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啓金滕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
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
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以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
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斯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

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家亦同此說
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
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
運云醴苴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醴苴
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
曰醴殷曰苴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
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
天故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
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為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
不宜郊也
注非正至免牲也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
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周正正二三月也
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
注謂之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
不取郊疊韻為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
意也本此為說繁露郊祀云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
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
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
注不言至尊也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尊也

舊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已卯烝之屬文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編及羣廟故不可斥也其禘于莊公之屬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為也

魯郊何以非禮注据成公乃不郊惡之疏注据成至惡之○
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橐席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瑑大羹不和為

天至尊物不可悉脩故推質以事之疏注郊者至於郊○

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鐔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

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

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小通義云謹祭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經多天地社稷並稱諸侯不得祭天故

天子以郊祭為至重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

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鄂本於作居此本疏標起訖

同當据正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通典注引匡衡等奏

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臺席至事之○校勘記云何校本橐作橐从禾是也又

出大珪不瑑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瑑作珪非疏同釋文亦作珪又出推質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

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

之安而蒲越臺鞞之尚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瑑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

質而已矣又曰埽地而祭於其質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
同於所安襲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
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豪席者禮記禮器云而豪鞮之設
注穗去實曰鞮禹貢三百里納鞮服豪鞮除穗粒取稊稊
為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
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器用
陶甒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
禮旒人為簋甒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注云大
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珠當為篆字之誤也大羹不和者
禮器疏云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
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
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其黍稷布席極敬
心也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大於社卿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先祖疏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峇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風俗通

神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
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
不易社者土也吳氏經說按土者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
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震乎
天麗乎土詩溥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
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為后土祀以為社
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
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據此則知不言社而言土者
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
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
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
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
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之說諒
矣足以破許說之謬蓋土是本名神之為社傳言土者據
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
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
人耳

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欲道魯郊為非禮之義也對五
祀宗廟則社祭為重

注卿大夫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編士祭其

先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灶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灶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灶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灶中雷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尸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禮法注王制五祀是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滅去司命中雷適士又滅去族厲立三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灶也

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

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注方望

也通日月為六星是五星為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為二十三風伯雨師為二十五五岳為三十四瀆為三十四餘小山川為二是為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

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曰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方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即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即以四望據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

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

得郊也疏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

被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爾雅釋地有四極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狹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祠則不嘗嘗則不蒸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

秩無文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岳瀆舉其
大者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
不在封內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
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祭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
釋地梁山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
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
昭七年韓宣子曰並立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
有事於羣望謂此屬也說苑
河為崇大夫請用三牲焉王者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
不過望江漢濶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
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
山川也郊祀志曰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風俗通恠神
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岳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
士門戶庶人祖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過其望即不出
封內也通義云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濶漳是也諸侯所

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
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
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
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

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成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
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元衣

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畀天牲疏

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

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

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

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訓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綉纏以朱絲尸

祝初社大夫端冕以送義亦同乎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
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
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

六月上甲始厄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
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
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致有災

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

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疏袁元年穀梁傳曰

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

卜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按彼傳

之未牲曰牛即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

牛是也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傷曰牛則定

十五年之饑鼠食郊牛哀元年之饑鼠食郊牛角宣三年

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饑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公

羊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

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

宋閩本同監本刻改有作致毛本從之按作致是也禮記

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周禮牛

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櫛

櫛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

人繫之充人云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牲中選者牛

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曰牲注既得吉日

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

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

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

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

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鄂本同閩監毛本

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牲按穀梁傳言免牛亦然與公

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

為故但自省責而已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饑鼠

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

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

甚不可不察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bleed-through text, possibly a stylized logo or large characters, centered across the page.



